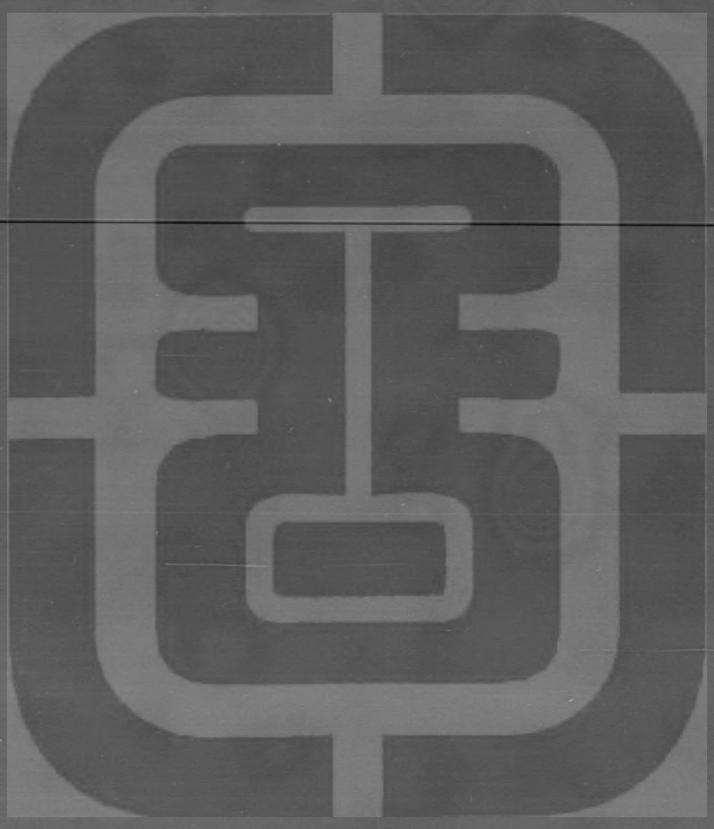


後漢書



後漢書志第一

天啓壬戌十月重修

梁

郟

令

劉

昭

注

補

大明南京國

子監祭酒黃儒炳

修

司業葉燦

律曆上

律準

候氣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

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筭數之事生矣記稱

大橈作甲子

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橈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月令章句大橈探五行

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隸首作

數

博物記曰隸首黃帝之二者既立以比日表

表即景

以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

一

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

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說苑曰以粟生之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

為一丈物有多少受以量說苑曰千二百粟為一簋十簋

斗十斛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說苑曰十粟重一圭十圭

重一鈞四鈞重一石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

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前志曰推

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

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

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漢興北平侯張蒼首

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

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

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字少翁諫議大夫章雜試問

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

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

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

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

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必犧作

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

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官

蕤賓為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為角商呂為羽則微濁也此聲氣之元五音

順治十五年刊 後漢志一 二

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

而商徵以類從焉

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

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

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制長短爲制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

爲宮此之謂也

鄭玄曰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生徵徵數五十

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生羽

羽數四十八南宮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爲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

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爲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

變徵自此已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爲宮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

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

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

律和聲此之謂也房文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

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

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

節房言律詳於歌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

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爲形

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

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

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

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

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前書曰黃帝使伶倫自

竹之籟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

之管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

黃鍾之音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

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乃定 其相

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前書曰太極元氣函二為

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

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

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

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

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

三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滋萌於

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肩卯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

等布於午昧曖於未甲堅於中留軌於丙大成於丁豐茂

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

於戊理紀於巳歛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

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於律呂以經歷

之情則可見矣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

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

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

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

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簇商林鍾徵

一日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色育為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十九

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

下生否與質末為宮形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爲宮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爲宮闌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爲宮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爲宮爭南商分積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太簇爲宮姑洗商南呂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後漢志一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未知為宮南授商白呂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為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為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為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

下生夷汗形晉為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開時爲宮南中商閉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爲宮內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爲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姑洗爲宮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下生分烏南授爲宮南事商分烏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變虞爲宮盛變商遲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爲宮離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爲宮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爲宮議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減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商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商中為宮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內負為宮歸嘉商分動徵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物應為宮否與商質末徵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蕤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徵強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變為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

上生交陰離宮為宮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萬二千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時為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簇林鍾為宮商呂商太簇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為宮白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滅為宮結躬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為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為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晉否與為宮夷汗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

上生開時解形為宮閉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為宮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上生爭南分積為宮期保商爭南徵

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為宮分三
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

商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結躬為宮遲內
商變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為宮未育
商路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為宮遲時
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為宮色育
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

準五尺萬二百三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始商中呂微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六上生南中閉掩為宮丙盛商南中微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未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六上生內負鄰齊為宮分動商內負微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為宮質末商物應微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應鍾為宮大呂商蕤賓微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準四尺七寸八十九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

上生南事分烏窮次無微不為宮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遲內為宮分否商盛變微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為宮凌陰商離宮微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時微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

前書注日章帝時零陵文

學奚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為琯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

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

然茲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

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
 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
 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
 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
 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
 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
 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
 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茲候部
 莫知復見薛瑩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
 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
 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
 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

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曰律可作十
 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
 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
 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
 特詔嚴崇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上
 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
 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
 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嘉
 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熹
 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
 不知歸闕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
 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
 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
 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

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景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重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土效則和否則占易緯曰冬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五日擊黃鍾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則陰陽之晷如度數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禮冬至之日晷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

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爨必周

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

位加律其上以葭莖灰抑其內端

葭莖出河內

案曆而候之

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

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

十候日如其曆

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

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補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眾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後漢書志第一終

順治庚子六月初二日

江寧府學教授朱謨閱

後漢書志第二

律曆中

賈逵論曆

宋元論曆

延光論曆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稱後天朔
 先曆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
 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曆
 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
 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日食待詔楊岑見
 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筭上為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
 官曆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
 凡五官曆皆失岑比皆中庚寅詔今岑署弦望月食官復

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
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
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
能分明曆元綜核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先是九年
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曆者雜
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
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
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為牽牛中星從天四
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
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訢李梵

等綜校其狀

蔡邕詳疏云
梵清河南人

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

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
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
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祇畏不敢荒寧予末小子託在
於數終曷以續興宗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琰璣鈐曰
迷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且三五步
驟優劣殊軌況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每見圖書中心慙焉間者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灾
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
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關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

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
以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
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
差浸以謬錯璣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
十二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数之
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近用望平和曆時之
義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
文翼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以明予祖之遺
功於是四分施行而訢梵猶以爲元首十一月當先大
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
實行之末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議使左中郎將賈
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嚴勗太子舍
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爲月當先小
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
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
爲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朏昏晦當滅
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究見勅母
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
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達論集狀

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達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
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曆
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
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
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
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
候注天度相應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
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於
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

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令兩候上得筭多者太史令
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中課日行及冬夏
至斗一十一度四分一合古曆建星考靈曜日所起其
星間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以爲冬至日在牽牛初
者自此遂黜也達論曰以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
日朔二十三事共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
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以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
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
一得晦以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
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曆十七得朔三日晦二得二日

又以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考二十四事失不中者
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以
等齊治曆者方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分稍長稍得一
日故易金火相董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又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
不可貫數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
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
太初曆不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曆法
必在三百年之間故讖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興當
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

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爲朔故合朔多在晦
此其明效也達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
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望
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却縮退行於黃
道日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
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
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
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
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

牽牛輿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
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
反少謂之日却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
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爲中天去極俱九
十度非日月道而以搖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以今
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
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
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皆曰星
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
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

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
言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
審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遠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
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爲十三度亢
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
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
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
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

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達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時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朏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

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爲分率以其術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宣課試上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脩熹平中故治曆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爲近太史令颺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後先後天遠則十餘

度杜預長曆曰書稱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積成熙是以天子必置科官諸侯必置日御世脩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方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此斗邪指兩辰之間所

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入節無違乃得成歲
 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
 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
 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
 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
 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信十五年日食而史
 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
 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
 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
 鼓于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
 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口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
 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
 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
 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矣
 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脩春
 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曆唯一食曆
 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
 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

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
 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
 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
 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為月二日或二日公違聖人明文
 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
 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
 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
 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一毫毛之差此自然理
 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
 筭守恒數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
 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
 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
 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
 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
 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循經傳月
 日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
 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筭李脩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
 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方之數而微增月行用
 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
 天啓二年刊

後漢志二
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徵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失蓋春秋當時文曆也學者覽焉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爲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

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爲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

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昔太初曆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啓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方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却二日學士脩之於草澤信向以爲得正及太初曆以後大爲疾而脩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二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今益有疏濶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與參案儀注者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弘等四十人議

卽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
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
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
變曆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
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
書令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以世宗攘夷
廓境享國久長爲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未有
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
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
典太宗遵脩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犴以錯五是以備

洪範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暍曰風五者來

備各以其敘

言不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

孽累仍痾禍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汎
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曆衆賢所立是非已
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
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近譏後改則
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爲是臣輒復重難衡典以爲五
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
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百又益周考之表紀差謬
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
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迺闕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

所共見非獨衡與前以爲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爲有關
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
以崇君之義况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上
納其言遂改曆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微於數虧道盛
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據發聖思
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
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鑿度
八十分之四十三爲日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捕
密太初爲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

以河圖帝覽嬉

雜書乾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

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闕誤
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
曆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
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寔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
朔而先見孝章皇帝以保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就用
四分以太白復樞甲子爲癸亥引天從筭耦之目前更
以庚申爲元旣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
符單闕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
弦望足以知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

曆宗新等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
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
曆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
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
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
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孰不誤此四分曆元明
文圖識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
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
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但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
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起辰案百七十歲二部一章小餘
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抄習以成毫釐毫釐積
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
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爲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
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猶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
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
已損益毫釐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
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
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

後漢書卷三十一
三
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
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爲曆驗章和元年
以來日變二十事案五行志章和元年訖漢安二
無日變二十三事古今注又長月食
二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
使近孝章皇帝曆度審正圖儀畧漏與天相應不可復
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卽位羲和立禪
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運斗樞曰常
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
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皇帝明王莫不取言於
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咎儀正衆儀祕藏中書改行

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
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信
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
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
元不正故妖言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曆用甲寅爲元
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
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周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
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
議務得道真以群臣會司徒府議蔡邕集載三月九日
百官會府公殿下東

南校尉南面河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之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議郎蔡邕議以爲曆數精微去

聖久遠得失更迭術數無常是以承秦曆用顓頊元用

乙卯蔡邕命論曰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

月日在營室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

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

今光晃各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

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

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黃帝始用

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

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

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

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

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曹誦亦非四分庚

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

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

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

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

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

至漢起庚子燕之二十三歲竟已酉戊子及丁卯壽六

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歲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遠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四部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為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眾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

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識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近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諸以為符

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與構而光晃以爲曰意造安說違
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
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
戒以變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和姦臣
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
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
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
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徃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
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群臣議者所能變易太
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神法詔

書勿治罪

臣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
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
足懲淺妄之徒詔書
勿治亦深蓋各之致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爲元
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
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緝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
當食而曆以二月至期如緝言太史令巡上緝有益官
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緝法著施行五千六歲至本初
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曆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
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倉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
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

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
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
月官曆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
可其四年緝孫誠上書言受緝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
月當食而官曆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
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
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
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前後
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
不正術整所上五屬太史太史王者終不自言二月近

四月遠食當以見爲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
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
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
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
百六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
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
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五
月二十三食爲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
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
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相踰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

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以赤道儀曰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三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已久

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恂又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以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耽以說等議奉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法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欺詔書報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现在凡九十三

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河平元年月錯以己巳爲元
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
以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勅曰前
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
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巳
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已
巳元則考靈曜旂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
經緯於以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爲䟽闊孔子緯一
事見二端者明曆興廢隨天爲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
己巳顯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

闕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二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議雖
有文略其年數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
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
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二光聚天廟五度
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
餘二十九以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
以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一事
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
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後格而已
不用河平䟽闊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

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部數術家所共
知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亨秦
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
官後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
善筭當會稽東郡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
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
皆傳于世博物記曰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羣書意以
為天文數術探賾索隱窮深致遠遂專心銳思馬曲城
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愛之為州郡之所禮異

後漢書志第三

律曆下

曆法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歛
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
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
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
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
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
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
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

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
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
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
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
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
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
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
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
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臍
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

衡追日以察欽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
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
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
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
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
違違而後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
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
逆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
而長之探賸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
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

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顓頊曰承聖帝之命

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義

和其隆也唐虞夏商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

天順民湯武其盛也月令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湯

承亂者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

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泆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

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

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

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

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

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

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

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

教頒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

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群忌苟禁君子未之或

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群物

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

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冬

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

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

發端焉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
天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為歲然其景不復四周于
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
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為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
為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度即是起日行十九周月行
百五十四周復會于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
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
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為一歲之月以除一歲
日為一月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
歲月大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

者為閏月中之始日節與中為二十四氣以除一歲
為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為沒并歲氣之分如
法為一歲沒沒分于終中中終于冬冬至之分積如
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
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部以一歲日乘
之為部日之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
十部為紀紀歲青龍未終三終後復青龍為元元法
四千五百六十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曰冬至日
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
王者終始或盡一其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
十為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
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即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
數故一共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
天啓二年刊
後漢志三

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紀法千五百二十月令章句曰七紀還復故 紀月萬八千八百

部法七十六月令章句曰七十六歲為部首 部月九百四十章

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日章句曰十九以閏月為一章 周天千

四百六十一 日法四 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

沒數二十一為章閏 通法四百八十七 沒法七

因為章閏 日餘百六十八 中法四十二 大周三

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 月周千一十六 月食數

之生也乃記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其月食

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百二十三之二十而一食以

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也分

終其法因以與部相約得四與二十七五之會二千五

十二二十而與元會 元會四萬一千四十 部會三

千五十三 歲數五百一十三 食數千八十一 月

數百二十五 食法二十二 推入部術曰以元法除

去上元其餘以紀法除之所得數從天紀筭外則所入

紀也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以部法除之所得數從

甲子部起筭外所入紀歲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太歲

所在 推月食所入部會年以元會除去上元其餘以

部會除之所得以七十二乘之滿六十除去之餘以二

十餘所得數從天紀筭之起外所以入紀不滿二十者
數從甲子部起筭外所入部會也其初不滿部會者入
部會年數也各以不入紀歲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部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部首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 一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 二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 三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 四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 五

巳卯 庚子 庚申 庚辰 六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 七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 八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 九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 十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 十一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 十二

壬子 壬辰 壬午 壬申 十三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 十四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 十五

乙酉 庚辰 庚子 庚申 十六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十七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十八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十九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二十

推天正術置入部年減一以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閏餘丁二以上其歲有閏

推天正朔日置入部積月以部日乘之滿部月得一名為積日不滿為小餘積日以六十除去之其餘為大餘以所入部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以止其月大求後月朔加大餘二

十九小餘四百九十小餘滿部月得一上加大餘

如前不盡為小餘大餘六

一術以大周乘年周天乘減之餘滿部日則天正朔日

也

推二十四氣術日置入部年減一以月餘乘之滿中法

得一名曰大餘不滿為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

以部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餘以十二乘之滿章閏數

得一滿四以上亦得一筭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筭盡

之外閏月也或進退以中氣定之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餘滿部月得之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滿部月得一刻不滿其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以筭上爲日

推沒減術置入部年減一以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名爲積沒不盡爲沒餘以通法乘積沒滿沒法得一名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以部名合之筭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沒日也求後沒加大餘六十

九小餘四小餘滿沒法從大餘命之如前無分爲減一術以爲五乘冬至小餘以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後沒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部積月以日乘之滿大周除去之其餘滿部月得一名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以宿次除之不滿宿則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滿部月得一度經斗除二百三十五分一術以閏餘乘周天以咸大周餘滿部月得一合以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推日所在

度置入部積日之數以部法乘之滿部日除去之其餘滿部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以宿次除去之則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經斗除十分

一術以朔小餘減合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二百三十五約之十九乘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部積日之數以月周乘之滿部日除去之其餘滿部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除如上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

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滿法得一度經斗除十九分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謂盡漏分後盡漏盡也

一術以部法除朔小餘所得以減日半度也餘以減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日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以部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為明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減蒞法其餘
卽夜半到昏所行分也以加夜半所在度分爲昏日所
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半之數以月周乘
之以二百除之爲積分積分滿蒞法得一以增夜半度
卽明月所在度也

求昏月所入度以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蒞法得一
加夜半則昏月所在度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
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宿次除之卽得上弦日所入宿

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蒞月從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
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以宿次除之卽上弦月所入
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蒞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蒞會年數減一以食數乘之滿歲數
得一名曰積食不滿爲食餘以月數乘積滿食法得一
名爲積月不滿爲月餘分積月以章月除去之其餘爲
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閏乃以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

以十一月算盡之外則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則入

章閏數也餘分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為

食在閏月閏或進退以朔日定之求後食加五百二十

分滿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其分盡食算上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以二十九乘之為積

日又以四百九十乘積月滿部月得日以并積日以六

十除之其餘以所會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

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小餘滿部月

為大餘大餘命如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其

月餘分不滿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

九其食小餘者當以漏刻課之夜漏未盡以筭上為日

一術以歲數去上元餘以為積月以百一十二乘之滿

月數去之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也

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其餘

乃以法除之所得筭之數從夜半子起筭盡之外則所

加時也

推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滿法

法什之滿法得一分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爲晝上水之數過晝漏去之餘爲夜上水數其刻不滿夜漏半者乃減之餘爲昨夜未晝其弦望其日五星數之生也各記於日與周天度相約而爲率以章法乘周率爲用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爲積月月餘以月之月乘積爲朔大小餘乘爲入月日餘以日法乘周率爲日度法以率去日率餘以乘周大如日度法爲度之餘也日率相約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五十八萬二千三百而五星終如部之數與元通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 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

合積月十三 月餘四萬一千六百六 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百四十七 虛分九十三 八月日十五 日餘萬四千六百四十七 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 積度三十三 度餘萬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 日率千八百七十六 合積月二十六 月餘六千六百二十四 月法萬六千七百一 大餘四十七 小餘七百五十四 虛分一百八十六 八月日十一 日餘千八百七十二 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 積度四十九 度餘一百一十四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 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 合積
月十二 月餘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七 月法千七
萬二千八百二十四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
八 虛分五百九十二 入月日二十三 日餘二千
一百六十三 日度法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積度
十二 度餘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 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 合
積月九 月餘九萬八千四百五 月法十一萬七百
七十 大餘二十五 小餘七百三十一 虛分二百
九 入月日二十六 日餘二百八十一 日度法二

萬三千三百二十 積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二百八
十一
水周率萬一千九百八 日率千八百八十九 合積
月一 月餘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一 月法二十二
萬六千二百五十二 大餘二十九 小餘四百九十
九 虛分四百四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四萬
四千八百五 日度法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一 積度
五十七

推五星術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
得一名為積合不盡名合餘餘以周率除之不得焉退

歲無所得星合其年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積
合奇爲晨偶爲夕其不滿周率者反減之餘爲度分
推星合月以合積月乘積合爲小積又以月餘乘積合
滿其月法得一從小積爲月餘積月滿紀月去之餘爲
入紀月每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不盡爲閏餘
以閏減入紀月其餘以十二去之餘爲入歲月數從天
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閏滿二百二十
四以上至二百四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退以朔制之
推朔日以蔀日乘之入紀月滿蔀月得一爲積日不盡
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爲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星

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以蔀日乘月餘以其月法乘朔小餘從之以
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所得得滿日度法得一爲入月
日不盡爲日餘以朔命入月日算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
度餘以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一術加退歲一以減上元滿八十除去之餘以沒數乘
之滿日法得一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甲子命大餘則
星合歲天正冬至日也以周率小餘并度餘餘滿日度
法從度卽正後星合日數也命以冬至求後合月加合

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滿其月法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之有閏計焉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朔日以大小餘加今所得其月餘得一月者又餘二十九小餘滿部月得一如大餘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以入月日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日其前合月朔小餘不滿其虛分者空加一日日滿月先去二十九其後合月朔小餘不滿四百九十九又減一日其餘命如前

合求度以積度度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度命如前經斗除如周率矣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進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復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二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有萬

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十二度與萬三百一十四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日後十六度有奇而見東方見
順日行二十三分度之十四八十四日行一十二度微
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
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復
留十一日復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日
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
逆一見六百三十六日行百三度伏復七十一日二千

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
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
星四百一十四度與九百九十三分通率日行千八百
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
十五分半在日後十五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四
十三分度之三十八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
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三十三日
復順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奇而夕伏西
方除伏逆見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復十九日千八十

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與日合凡一
終三百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
與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
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見逆日行
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順日行行四十
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日行一度
九十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
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九度而晨
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

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五度二百八十一分
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五度二百八十
一分在日前九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
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遲日行一
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進日行四十六分度
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
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
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
退四度而後合凡三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

十二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

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順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

八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

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

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

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萬

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

四千八百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

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遲日行九分

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逆一日退一度在日

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

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復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有

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步術以步法伏日度分如星合日度餘命之如前得星

見日度也術分母乘之分日如度法而一分不盡如法

半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毋

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毋如一也留者承前進

則減之伏不書度經手除如行毋四分具一具分有損

益前後相放其以赤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以黃道

日名天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

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至大寒雨水春分穀雨小滿

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

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三月

斗二十六四分退二牛八女十二二進虛十三進

危十六二進室十六二進壁十二進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六二進婁十二二進胃十四二進昴十二二進

畢十六二進觜二二退參九四退

西方八十度

井二十三三退鬼四柳十五星七一進

張十八一進翼十八一進軫十七一進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亢九一退氏十五二退房五三退

心五三退尾十八三進箕十一三退

東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斗二十四一進牛七女十一虛十

危十六室十八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昂十二

畢十六

觜三

參八

西方八十三度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齡十八

南方百九度

角十三

亢十

氏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東方七十七度

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

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漏刻之生以去極遠近

差乘節氣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損昏明之生

以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為定度以減天度餘

為明加定度一為昏其餘四之如法為少不盡三之如

法為強餘半法以上以成強強三為少少四為度其強

二為少弱也又以日度餘為少強而各加焉

張衡渾儀曰赤道橫

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

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

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

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

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二。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極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拘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即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二氣一度焉。三氣一節。

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黃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然。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一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二十四氣

在日所

黃道去極

晷景

晷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旦中星

月令章句曰。中星當中而不中。

日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

冬至

斗二十度百一十分八分退。二月令章句曰。冬至之為極。有三意焉。晷漏極短。去極極遠。晷景極長。

極者至而還之辭也。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強

小寒

女二度七分進

百一十三強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

五十四分二

婁六半強退

氏七少弱退二

四十六分八

大寒

虛五度四分進二

百一十一大弱

丈一尺

四十六分八

五十三分二

胃十一半強退

心半退

立春

危七度一分進二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分六

五十一分四

畢五少強退三

尾七半弱退

五十八分八

雨水

室八度八分退三

百一強

七尺九寸分五

五十三分三

四十九分二

參六半弱退

箕六大弱退三

五十三分三

驚蟄

壁八度一分進一

九十五強

六尺五寸

五十三分三

四十六分七

井十七少弱退三

斗少退

五十五分八

春分

奎十四度十分

八十九少強

五尺二寸分五

五十五分八

四十四分二

鬼四

斗十一強退

五十八分三

清明

胃一度七分退二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分五

五十八分三

四十一分七

星四大進

斗二十一半退

六十分五

穀雨

卯二度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三尺二寸

六十分五

三十九分五

張十七進

斗六半

六十二分四

立夏

畢八度一分退三

七十三少弱

二尺五寸分二

六十二分四

三十七分六

翼十七大進

女十少弱

六十三分九

小滿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尺九寸分八

六十三分九

天啓三年刊

後漢志三

三

三十六分

角六弱

危大弱

芒種

井十度十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分九

三十五分

亢五大退

危十四強進

六十四分

夏至

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月令章句曰夏至之為極有三意焉晝漏極長去極極近晷景極短

六十七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氏十二少弱退

室十二少弱退

六十四分七

小暑

柳一度二分七分

六十七強大

尺七寸

六十四分七

三十五分

尾一大強退

奎二強大

六十三分八

大暑

星四度三分進二分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分八

三十六分

尾十五半弱退

婁三強大退

立秋

張十二度九分進一分

七十三強半

二尺五寸五分

六十二分三

三十七分七

箕九大強退

胃九大弱退

六十二分

處暑

翼九度十分六分退二分

七十八強半

三尺三寸三分

六十二分

三十九分八

斗十少退

畢三強大退

五十七分八

白露

軫六度二十三分退一分

八十四少強

四尺三寸五分

五十七分八

四十二分二

斗二十一強退

五尺五寸

五十五分二

參五半弱退

九十半強

五尺五寸

五十五分二

秋分

角四度三十分

九十五少強

五尺五寸

五十五分二

四十四分八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強退

五十二分六

寒露

亢八度五分退三分

九十六少強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分六

順治十五年刊

後漢書

三

四十七四分 女七大進 鬼三少強

霜降氏十四度十三分退二 百二少強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七分 虛六大進 星三大強

立冬房四度十九分退三 百七少強 丈四寸二分 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八分 危八強進 張十五大強

小雪箕一度二十一分退三 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室二半強進 翼十五大強

大雪斗大度一分退三 百一十三大強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五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強進 軫十五少強

易緯所稱畧景長短不與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與不至各有所候以參廣異同 冬至畧長一丈三尺當至

不至則旱多溫病未當至而至則多病暴逆心痛應在夏至小寒畧長一丈一尺四分當至不至先小旱後

小水丈夫多病喉痺未當至而至多病身熱來年麻不為耳大寒畧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則先大旱

後大水麥不成病厥逆未當至而至多病上氣嗌腫立春畧長一丈一寸六分當至不至兵起麥不成民瘦

瘵未當至而至多病癘疾疫雨水畧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早麥不成多病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叢

驚蟄畧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則霧稚禾不成老人多病噎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脛腫春分畧長七尺

二寸四分當至不至先旱後水歲惡米不成多病耳痒清明畧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菽豆不熟多病

疝振寒溫泄未當至而至多溫病暴死穀雨畧長五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老人多病氣腫立夏畧長四尺

寒霍亂未當至而至老人多病氣腫穀傷牛畜疾未當至而至多病頭痛腫嗌喉痺小滿畧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凶

言有大喪先水後旱多病筋急痺痛未當至而至多燥

嗌腫芒種畧長二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凶言國有

狂令未當至而至多病厥眩頭痛夏至畧長一尺四

天啓二年刊 卷之三 三

寸八分當至不至國有大殃旱陰陽並傷草木夏落有大寒未當至而至病眉腫 小暑暑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前小水後小早有兵多病泄注腹痛未當至而至病臙腫 大暑暑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饑多病筋痺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脛痛惡氣 立秋暑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暴風為災來年黍不為未當至而至多病咳上氣咽腫 處暑暑長五尺三寸二分當至不至國多浮令兵起來年麥不為未當至而至病脹耳熱不出行 白露暑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多病瘧疽泄未當至而至多病水腹閉疝瘕 秋分暑長七尺二十四分當至不至草木復榮多病 溫悲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胃脘痛 寒露暑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來年穀不成六畜鳥獸被殃多病疝瘕 膏痛未當至而至多病疫熱中 霜降暑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萬物大耗年多大風人病膏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胃脇支滿 立冬暑長丈一尺二分當至不至地氣不藏來年立夏 反寒早早晚水萬物不成未當至而至多病臂掌痛 小雪暑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來年蠶麥不成多病脚腕痛未當至而至亦為多病 大雪暑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溫氣泄

夏蝗蟲生大小多病少氣五疝水腫未當至而至多病 疝痛應在芒種 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上侯之所國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分之十四日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 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 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 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趙之分野 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晉之分野 自井十度至柳二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秦之分野 自柳二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 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楚之分野 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鄭之分野 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 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燕之分野 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 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齊之分野 祭邕分星次度數與皇甫謐不同兼明氣節所在故載

馬謐所列
在郡國志

中星以日所在為正日行四歲乃終置所求年二十四
氣小餘四之如法為少大餘不盡三之如法為強弱以
減節氣昏明中星而各定矣強正弱直也其強弱相減
同名相去異名從之從強進少為弱從弱退少而強從
上元太歲在庚辰以來盡熹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
四百五十五歲也宋世治歷何承天曰曆數之術若心
以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
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
治亂此之為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濶方於
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其說採為太玄班
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
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

君子為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僞劉
洪始悟四分於天疏濶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
十五為半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曆
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
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曆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
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
天難謀斯是以五三迄于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
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
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
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
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

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濶徵能術者課較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數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筭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述數略舉是以集錄爲上下篇放續前

志以備一家

蔡邕成邊上章曰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

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日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維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徧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旣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大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筭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連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

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釋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
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
年之恩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懷懷之情猶以結心不能
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
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
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
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
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
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制剛定者一所當
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摭
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
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
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
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壘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
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
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
聞其所論志志家未以成書如
有異同今隨事注之于本志也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習律均前起准調後發該覈衡

天檢會日月

後漢書卷第三終

後漢書志第四

禮儀上

合朔上陵

立春冠

五供夕牲

耕先蠶

高褙被襪

養老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群生受其殃可不

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謝沉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

蔡邕因以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

皂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練以行禮如故事

公羊傳曰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鬻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鬻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不救虛責也口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口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

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

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

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

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

正月上丁祠南郊

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

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

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

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

蔡邕獨斷曰凡與外

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

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鍾鳴

謁者治禮引客群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

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御尚

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群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

奉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文始舞者本韶舞也

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

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

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承

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

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

上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自

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

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

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

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陞西陞為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

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

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

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

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

之心必不可堪豈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

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

史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丁孚漢儀曰酎

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

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

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

天啓二年刊

後漢志

三

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瑋瑁甲一鬱
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名二十準以當金漢舊
儀曰皇帝推八月耐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
牲以鑑燧取小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
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
薦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
凡齋天地七日宗

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汗染解齋副倅行禮

先齋一日有汗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

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氏不

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

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

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

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

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依近於義高於財任賢

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擗顯先帝之光

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城

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

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

德永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

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

隸城門五較及侍中尚書給事黃王公以下初加進賢

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也

而已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

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

正月天郊夕牲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

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

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率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

舉手曰膺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率牲就庖豆

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

夜漏未盡八刻初納于寶周官注曰納亨納牲進熟獻

天啓二年刊

後漢志四

四

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
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
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
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

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曰帝天也藉

也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

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日以太牢

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齊三日左傳曰邠人藉稻杜預注曰藉稻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曰為天神借民力於此由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于寶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賈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無違也

百官以次耕

鄭玄注周禮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

月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來周禮二耜為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窳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力

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

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結

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于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而應邵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邠人藉稻故知藉為耕也韋昭曰俗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邠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瓚曰藉稻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大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券梯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已結

安車輓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
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
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今
男丈完具臣昭按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
則榮非長子矣蔡邕表山松書曰天子皮行大射之禮弁素積親射大侯

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澤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
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
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
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
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
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
冠衣皮弁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於是
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籥俎皆如士制於是
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
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

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

亦參五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

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

五更庶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

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

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

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

體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五

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

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
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

天啓二年刊 後漢志四 七

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釣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均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顯宗因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

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所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闐戟准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

草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鉏黃鉞五將
桑于蠶官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官月令曰禁婦人無
按谷水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
祠先蠶禮以少牢儀曰

春桑生而皇后視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中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袂除去宿垢

疾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袂也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袂除疾病袂者絜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股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月上巳袂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袂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生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袂祠引流行觴

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為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為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維帷幔玄黃木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維襍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穿者焉

後漢書志第五

禮儀中

立夏	拜主公	請雨	拜皇太子
立秋	獬劉	桃印	黃郊
祠星	立冬	案戶	
臘	大饗	冬至	
遣衛士	朝會	土牛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公羊傳曰大雩旱祭

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

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早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早不得禱

閉諸陽衣皂與土龍 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早而為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上龍本此氣應自為

冥感非人所能為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母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案蛇入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具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潔清辯口利辭者以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豕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豕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豕皆燔之於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决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决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母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曰于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

天啓二年刊

後漢志

二

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
 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為小
 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
 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
 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
 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
 取三歲雄雞殺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
 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
 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霽毋舉土功聚巫市旁
 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
 之以母飽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為祝齋三日衣黃
 衣皆如春祠以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
 為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
 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
 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墓池方五尺深
 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庭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
 人祠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
 其神太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搏脯衣白繒九
 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
 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繒九

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
 立之蝦蟇墓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
 名山以助之家入祠井母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
 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
 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祀禮如春以壬癸日
 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為小龍五各長三丈於
 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
 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墓池皆如春
 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
 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
 雨難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
 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為土龍何也曰龍
 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之立土人舞僅二佾七日一變
 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立土人舞僅二佾七日一變
 如故事周禮曰盥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曰盥赤皂
 而染羽為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
 而去反拘朱索社伐朱鼓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繫社擊
 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于寶曰朱絲繫社社太陰也
 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
 天啓二年刊

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禱賽以少牢如禮漢舊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

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

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

太子臣某申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

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

前丁孚漢儀有夏勒策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為某文曰維元初六年三

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勳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兩下位為漢輔佐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又皇家於歲實惟秉國之讀策書畢

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

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替謁者曰某

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替者立曰謝

皇帝為公璽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

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置器僕射曰鼎尚書臣想臣乘臣

滂臣謨臣請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

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

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為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

不式舞易禱受茲介祉詩云于祿百福子孫億萬方

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大司馬司空太常條列

禮儀王處上盡正接無得止請如故事臣置器臣鼎臣地

臣素臣涉臣謀臣諸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
罪澤官再拜以聞制曰何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
皇后之尊真帝西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
有莘虞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官闕中
官職位未貴人乘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昭曜德
冠後庭羣寮所咨人曰宜哉卜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
奏議宜稱綏綏以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
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其行時爾位敬宗禮典肅
衡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祚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
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
蓋下東向宗正太尉襲使持節中常侍長樂太僕高卿稱
臣妾畢住位太尉襲使持節中常侍長樂太僕高卿稱
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受授使持節長樂太僕高卿稱
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
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
赦天下皇后執此國王即位威儀赤綬王璽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憚其禮
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蠶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

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

葦莢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曰

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者故用葦

者欲人之子孫蕃植不失其類有如萑葦交者交易陰

陽代與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

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

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韎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日

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治皆絕止至立秋如故

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鑄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
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

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領緣

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

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以鹿麋

月令曰天子乃厲勅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

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技無棄

以伐有罪所以強兵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

保民安不忘危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

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月令孟冬天子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

家乘之引闕蹋鞠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

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

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

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旗

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

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鞞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

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

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

夏教芟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

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

盛獨斷曰巡狩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前街上乘輿

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

曰在車為下唯此施行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

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

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

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

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

制立春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文官漢官名秩曰賜司徒

司空帛四十匹九卿

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匹

先虞已烹鮮時有司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臘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寘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臘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

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祝老人星于

國都南郊老人廟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於黑

郊禮畢皆衣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

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

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

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白虎通曰至日

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

律間等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

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

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
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
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郎坐于端門左塾太
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宮設
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
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
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
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
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
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

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竿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

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以竿

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
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
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竿者
當知竿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
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
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
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
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
簇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磬
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管音調則法度
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
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始洗之律應
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
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鼓音
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
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

理作陰樂以成天文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

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

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

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

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

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大官受賜陞者以次罷

日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

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凡旧獵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

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獵儀冬至陽氣

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

衆鍾以此眾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廻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

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

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

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

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

因爲之說非典文也

先臘一日大儺譙周論語注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顛項

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蝮

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溼度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

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

儀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

之以赤丸五穀播麗之譙周論語注曰以方相氏黃金

葦矢射之薛綜曰儀之言善善童幼子也

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

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

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

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倭子備請逐疫於是

中黃門倡倭子和曰甲作食矧脾胃食虎雄伯食魅騰

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

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

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

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捐魍魎斯猶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嘔於神潢殘夔魑與罔豕

續學仲而鐵游光注口魍魎山澤之神猶狂惡鬼也

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魍皆旱鬼惡水故曰

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魑罔象木石之怪極三神游光兄

弟入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象

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

山獮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

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儻嚙呼

沐臙埋蒼曰獮狂無頭鬼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

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逐赤赤疫疫鬼惡者也倭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

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維水

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維水凡三輩逐鬼投維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

設桃梗鬱儡葦菱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鬱儡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

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
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儼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
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
有神荼與鬱儼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
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
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鷲
性食臙也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
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梗米二百斛
特侯十五萬卿十萬較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
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
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
隨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曾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

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

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

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

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衛士現偉壯觀也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

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

百石以下雉獻帝起居注曰舊典市長百官賀正月疑

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

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粗依其制正旦大會

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

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蔡邕獨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卷五

二

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與三舉
公伏皇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

賜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

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大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

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

頭偏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侍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

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比日月魚跳躍就水作霧鄣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

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問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荷出身藏形於

斗中鍾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甲官在前導官在後德

陽殿周旋容萬人階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青翡翠

一柱二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二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

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其每朔唯十月旦從

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

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頌故雀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

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日天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

聽食舉樂正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日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

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

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祀之謂也三日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

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鏡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上也蓋

天啓二年刊後漢志卷五十三

三

後漢書志第五
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
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
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
詩下太子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
成樂志

一廿三帶禱以赤鬚天千五旦滄會降百官於此日降

後漢書志第六

禮儀下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喪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嘗
侍小黄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
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
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
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官門近臣中黃門
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官府各警北軍五校
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
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

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絲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

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

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

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

飯哈珠玉

如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如禮

禮以珠哈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禮

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

禮

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

大槃廣八尺長一丈

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

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

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

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

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

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

竹使符到皆伏

哭盡哀

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

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

小斂如

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虞文書日月

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

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

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

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

西向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向北上治禮引

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

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

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

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

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

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

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駟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身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

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瑋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瑋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

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也東園匠武士下釘衽

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太常上太牢奠太官

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

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

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

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

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

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

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

群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哭應劭曰不

施輕車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

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釋服先葬二日皆且

脯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

皆無踐踐徒跣也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

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武吏布幘大

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小

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綠織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

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

可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裏以葦席巾門喪帳皆

以簞車皆去輔轆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襟幘太僕四輪

輶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

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

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

儀畧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

陵地用地七頃方中川地一頃深于三丈堂甬高三丈

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人明中高一丈七尺四週

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六人自官藏畢其設四通美

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開劍

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

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

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

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

通足於六馬然後錯軍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

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大駕

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日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

立乘四馬先驅

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驅及墓入擴以墓擊四隅歐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

可畏怖之貌擴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樽柏黃陽為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

樞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

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

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
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
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
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
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
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
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
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
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
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

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書
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
載車著白系參繆紉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
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
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
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擗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
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
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
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
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

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
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
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
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
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音時有人嵩高山下
待竹簡一枚上有兩
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馬張華
問博士東晉晉曰此明帝顯節中策也檢校果然然
知策用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
此書也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
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管八盛容三升鄭玄注
既夕曰簋三容三升醢一醢一脰一脰一脰一稻一麻一菽一小
豆二羹三容三升醢一醢一脰一脰一脰一稻一麻一菽一小

載以本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

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輞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

衛既夕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猴猶候也候物
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

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箭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猴也

彤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夕

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玄注既夕
日槃匝盟器

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虞罇四無虞爾雅曰大鍾
謂之罇郭璞

注曰書曰笙鏞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篳
虞鄭玄曰不懸之也壘

一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箏一坎侯

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竿一甲一胃一既夕
謂之

役器鄭玄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
靈束茅為人馬謂

神之類 瓦竈二瓦釜二瓦甌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

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

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

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

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

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

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

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克幅皇帝

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

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

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

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途上欲下昱前叩頭

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刻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

不以義割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聲騎皆從

哀上即還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

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

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

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

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

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絲絮以朝

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

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

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垣中望內外不出室

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籬為偏人無頭坐起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志六

二

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
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
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群臣皆

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

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織醴織服留黃冠常冠近臣

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

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

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馬光武

馬門寢殿鐘虛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

去雜場十五里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

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虛在行馬內寢殿園

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

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雜場三十七里章帝王

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

門石殿鐘虛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

此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雜陽東

南去雜陽三十九里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

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虛在行馬內

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

十畝二帝步帝王世紀曰在雜陽東南去雜陽四十一

里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十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

司馬門寢殿鐘虛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舍在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

五里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
馬四出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
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
去雒陽三十二里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
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靈帝文陵
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
陽二十里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
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
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懷陵
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蔡質
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無敬也魏文帝終制
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
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
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
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竟靈萬載無危斯則
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
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
鏤影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
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按董卓傳卓使呂布
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

帝陵解金縷探含璣馬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
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言生知死者
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
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
藏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莫如無利藏
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
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
難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
為利甚厚固難禁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
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
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急藏器如
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丘隴其高若山
陵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
為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瞬也人之壽
父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
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
此中有金實甚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庭
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
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
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

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莫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為之豈
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
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
衣侈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眾而謀名丘大墓土曾不
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
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為死者
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
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家掘齊未亡
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
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
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璵璠斂
孔子歷級而止之為無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
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丁乎漢儀曰未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
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
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
黃門宦者引以出官省太后皇太后車馬青羽蓋駟馬龍

旂於旒前有方相鳳凰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
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
儀曰此皆降合葬美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美

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
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
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
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
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
賜器宮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栢椁百宮會送如
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

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矣漆

丁平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緩葬

青羽蓋駟馬極下殿女侍史一百人着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朝臣中二千

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

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

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不

敢以戚凶服當尊者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

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

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

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賜

臨其喪又白玉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

各如其官府載飾已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

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

玄武公侯已上加倚鹿伏熊千石已下緇布蓋牆魚龍

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已下至于處士皆已篋席為牆

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傳相中尉內史典喪

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

羣臣醢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

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順治戊戌年十二月十一日恭賀文獻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謨校

後漢書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卽位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

祀志

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脩者為祭祀志卽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卽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圖曰建天

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

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

天啓二年刊

後漢志七

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圓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滄汗臯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梓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比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

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五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五寸為周道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比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一尺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八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通外徑二步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六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高六寸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天啓三年刊

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曰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其文曰皇天上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脩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入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齧合四百六十四齧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齧合三百六十齧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有營內鄉中營四門門

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墳也封封土築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維以為民刻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與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

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命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絲考績不或九載乃登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

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

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天地高帝黃帝各用

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

凡用犢六頭

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

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

天啓二年刊

後漢志七

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

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

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芻簞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

無陞郭駸既送神燬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

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

地祇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口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

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

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服虔注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

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

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降下聖

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脩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切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

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詔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詔

書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何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

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瑋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益依類象形故謂

之文其有形聲相溢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

殊體封於泰山者七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

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三月上幸魯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沅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

六升鹽一升涉謂灑涇額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

璧不滿百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

里者不沈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

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

之漸不祭配林

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

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棗十二月涸凍

正月解凍太守潔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胸太守拜章縣次驛

馬傳送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

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

胡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

者松等列奏乃許焉

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

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元世當巡封

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惟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

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初

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

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

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

三月上東上泰山

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乃上石

立之泰山顛

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

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入蠻咸來貢遂東巡海上求僊人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

卷

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恐所

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

河維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

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則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

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

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

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

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

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

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

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

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

寸有蓋檢用金縷五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

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校長

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

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二步

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

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

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

加封而已

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

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

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

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

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

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秘

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

應邵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

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

氏瑗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

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

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侯

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

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雜中侯齋城外

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

虞觀察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

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

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

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

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

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列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

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

觀畱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涉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

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

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曰石或雪久

天之啓二年刊

後漢志七

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兩
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
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捩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
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
不避濕暗前有燥地日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
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
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揚名通東上
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
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地
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二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
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石
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土亦不掃除國
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
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
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
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
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
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
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
先知踊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遣侍

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

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

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望秩於山

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耳

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班于羣神孔安國曰羣神謂丘

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

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

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

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

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

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
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
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
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
拒九州平天下予維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
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
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清河維命后經議所傳昔
在帝堯聰明密徵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
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
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亾不得血食

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
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
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
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
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
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

度量衡

孔安國書注曰同陰律也
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

脩五禮

孔安國曰公
侯伯子男朝

聘之禮范甯曰
吉凶賓軍嘉也

五玉

范甯曰五等諸
侯之瑞珪璧也

三帛

孔安國曰諸
侯世子執纁

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范甯曰玄纁黃三孤所執

二牲

范甯曰羔鴈也
卿一

死

雉也士
所執

贊

范甯曰總謂上所
執之以爲贊者也

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

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

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以日為應也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

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三丈所燔燎燔燎

煙正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于寶周禮注曰對輦曰

輦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

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

告祠泰山如親耕疆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

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

衣封禪儀曰須臾羣臣畢就位蚤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臣以次陳

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

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封

儀曰騶騎三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

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

白黑各依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

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

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

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

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

石石聲正謹但謹石无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

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

石下明日蚤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

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

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

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

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

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

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

禪曰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效如四月巳卯大赦天下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羸勿出

元年租芻橐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

西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虞典曰歸格太尉奉匱

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表宏曰夫

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

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

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

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

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

天啓二年刊

後漢志

十一

六四

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况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志第七終

後漢書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

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王之制下之溫濕不能

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

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

圓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

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

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入達謂室有八窓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

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辟雍者象壁圓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雍也雍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又欲靈臺未用事禮含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觀日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暴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上班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立記侯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範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

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於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比辰居其所而眾星拱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天啓二年刊

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于夏秋冬學于冬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

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自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卽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學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九六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

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况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獄在未

四獄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瀆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齎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獄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郡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

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注傳

日雲物氣色火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崇禎三年刊

後漢志八

四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識及月令有五郊迎

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

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

芒月今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

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謙各有差立夏

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今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

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

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今章句曰南郊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

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

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

祭白帝蓐收月今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

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

事天子入圉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驅劉語在禮儀志立

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今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

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

迎氣北郊始後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

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

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

車載予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

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

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

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

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

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

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歲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

天啓三年刊

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鑿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

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陵民所取財

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

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二月上東

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光辛未柴祭天地羣

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

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

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

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

祠禮畢命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

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

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象說謂六宗者在天

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

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

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季帥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

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傷不及四

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

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

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

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

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麗雉等二十四人議

不可當祭上從卻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

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生馬融曰萬物非

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

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曰夏侯建曰六宗上

謂天下不謂地亦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

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

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官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星也雩祭水旱也

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答

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

天啓二年刊

後漢志八

七

祭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
 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
 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
 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
 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
 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
 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
 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
 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司馬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
 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
 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
 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
 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脩而不
 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於六宗禮祖
 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
 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禩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
 禩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
 十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

禮三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
 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
 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
 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禩而行去時不告歸何
 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考政必本於天殺
 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
 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
 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
 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
 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
 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
 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
 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
 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
 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
 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
 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

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
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三祭皆
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
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
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
餘為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
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
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
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
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
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
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
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
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
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
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
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
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
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
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

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
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
稱神土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
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理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
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
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向祀名斯
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上正元祭義此焉非疑
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
禋燎祀司中司命文百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
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
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

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
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
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屬為壇飾

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群臣侍祠願
 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
 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
 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
 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
 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
 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
 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
 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

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
 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王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
 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
 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
 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
 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
 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
 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
 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决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東相對禘之為言諦諦諛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裕以冬十月五穀成

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

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

裕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

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

祭時不祭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裕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

祖南面帳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鉅器高后右

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鉅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為昭孫

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

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儉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贊饗

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

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厄畢羣臣皆

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

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薈其嘉薦普淖醜

齏豐本明染醪用薦耐事于恭懷皇后尚饗嘏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

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皇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光

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

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

順治十七年刊 愛莫忘也 三

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入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武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

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文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木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小有別上尊號曰顯宗廟

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

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入政勞謙克已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勿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哉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

四時禘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
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禘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
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
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
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
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
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
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千之議伏惟
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百姓
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美
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
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禘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
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懷楸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
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
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
武宣元祖禘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
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
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廣而供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

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
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
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
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
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
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
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
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
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

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

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

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浴晏安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瑩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裕祭進武德之舞冲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

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

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

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

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

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

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墀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冲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

皆躡禮也

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

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表山訟書載邕議曰漢承以秦滅學之後

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母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爵節吏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剪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盛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卷之七

六

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
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非重頌
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與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
顯宗孝章皇帝至孝丞丞仁恩博太廟稱肅宗皆方前
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
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矣之直今聖
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
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
取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服祫
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四時所祭高廟一袒二宗及近帝四凡
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
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
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歲
王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

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
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火
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維
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
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
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恭嘗表志曰宗廟迭計議
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
及置帝賢傳禾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
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真其中既合孝明旨
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
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
畜後王深戒承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
不先宗廟談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維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同禮
曰社稷在

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在八里惟栢西在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於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官之名耳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上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乎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按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無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家主中霽而國主社示虛植曰諸王祭以土地也本也中霽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霽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孝經暖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南向立不拜也

者五穀之長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責者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父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也大司農鄭玄說百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稷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五穀衆多

不可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上也稷五穀之長故
 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多故稷
 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
 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
 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為
 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
 師報功也孔龜云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
 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郡縣置社稷太守
 千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又眾矣郡縣置社稷太守
 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
 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
 舉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所祭者
 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所祭者
 義曰前見遠及取不敬對退熱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
 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罪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
 先濟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屈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
 有經論之義際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

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
 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
 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
 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
 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也
 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
 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
 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
 以為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殺上句當言
 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
 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
 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二科之
 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
 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
 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
 法曰周人禘鬯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
 復可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
 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
 萬曆十年補刊後漢志元

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
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
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
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
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
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
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
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
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
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
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台之文
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
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
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
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
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
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
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
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俸班

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
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
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
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
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為土配此其
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
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
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
謂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
門戶井竈中霤也常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

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

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

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

順治十七年刊

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

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

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

籩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

戊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

幡憤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

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

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

自秦以來迄今王莽亦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

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

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

俗化彫文訢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

玉銀銅之器也臣福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贊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璜各有其玉而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

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

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

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

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

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與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遠以相推若此論可通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

象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定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其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裡郊宗廟享祀成秩無文山川具止藩乃國系典惟皇紀肇自成敬也崖厥始

後漢書志第九終

後漢書志九

行卷之六

不與諸君早夜筆自始始終終

漢曰天世野夜宗國直七條為無文山川

所職以為始矣

...

